

CHINESE ZHUANG STUDIES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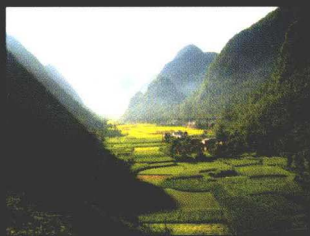
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

李富强 主编

高雅宁 特邀执行主编

中国壮学

第四辑



本专辑将德靖台地作为壮族研究的一个区域，不仅基于其地理位置的边缘性，也看到了其历史、社会、文化的独特性……我们会在这本专辑之后继续德靖台地的研究之旅，也期待着壮族其他区域有更详细的材料积累和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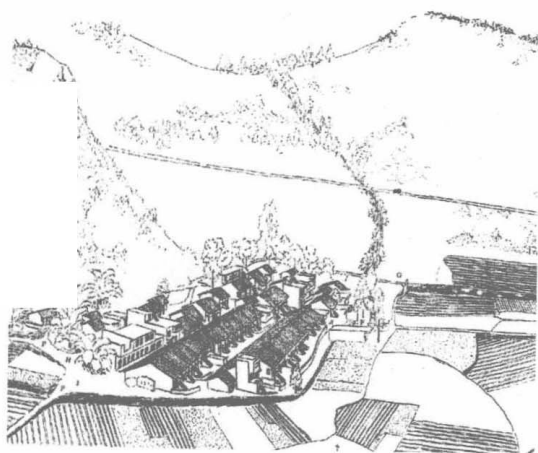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

中国壮学

第四辑

主编 李富强
特邀执行主编 高雅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壮学. 第4辑/李富强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6
ISBN 978-7-105-10978-4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壮族—民族学—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81.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048 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唐海琴

封面设计:刘家峰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mzcbs.com>

印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440千字

印张:26.25

定价:58.00元

ISBN 978-7-105-10978-4/K·1923 (汉 105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目 录

导言:将德靖台地作为一个壮学研究区域的探讨	高雅宁	1
从“那”字地名和稻作习俗看壮族和泰族的历史文化关系	潘其旭	24
土属地区的汉堂流官机制述略		
——以广西大新县境原土司为例	韦顺莉	37
天保土歌		
——附音系	李方桂	49
台语支中部组侬语(德靖土语)音系概况与拼音方案详解	廖汉波	70
“传魂”:黑衣壮传统文化中人的观念的研究	海力波	193
aen - gyongs、米、肉与靖西壮人人观	高雅宁	219
接亲·安神·迎花		
——桂西壮族婚礼仪式田野考察	许晓明	250
德保县大年屯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变迁	周羽	273
使者,代言人,庇护与替换		
——茅郎在靖西壮族仪式剪纸中的形象意义	莫莉	291
何谓侬人?		
——越南谅山嵩宏村万承侬社会文化调查	何良俊	310
歌路(lo ⁶ θei ¹):德保北路山歌的程式性	陆晓芹	327
靖西壮族提线木偶戏生存状态及其与南路壮剧的关系初探	蒙秀峰	351
黑衣壮服饰文化的调查与思考	陈丽琴	364
聆听女性的声音	潘艳勤	384

“黑衣壮”的自我认知与族群建构

——兼评海力波新著《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

认同表征》 吕俊彪 389

一位美国学者眼中的壮族研究

——美国太平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杰弗里·巴洛访谈札记 李富强 401

后 记 高雅宁 416

导言：将德靖台地作为一个 壮学研究区域的探讨

高雅宁

德靖台地指的是今日德保、靖西、那坡三县所处的位于云贵高原边缘的一块台地，它经常被认为是广西最能体验到“原汁原味”壮族文化的地区。之所以给外人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德保、靖西两县的壮族人口都超过该县总人口的 97%，且两个县城内目前主要交际语言仍是壮语“俛”^① *lang* [*ʔjaŋ*¹⁻²]^② 话。那坡县的“黑衣壮”俨然成了壮族形象的代言人，在广西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以黑衣壮形象制作的广告牌，在那坡县一带被传唱的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伦” *lwnx* [*lwn*⁴; *lun*⁴]、壮族音乐家范西姆称之为“过山腔”的山歌曲调，也成为壮族山歌的代表。这本专辑除了收录两篇关于德靖台地黑衣壮人群的研究外，还针对台地上的主体人群依人与俛人之地理环境、政治制度、语言与文字系统、宗教仪式活动与其他文化展演等方面进行探讨。本专辑以德靖台地作为一区域研究单位，期待通过收集扎实的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以凸显该区域的特色，进而与其他壮族区域的研究作一对话。

在此之前，关于壮族特定区域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红水河流域与北

① 本专辑中，有作者用“央”或“仰”来音译德靖台地主要交际的语言，笔者在导言中统一用“俛”来指称语言与说该语言的人群，本书尊重个别作者，并没有强求各自文章音义的统一，在此说明。

② 导言的德靖壮语拼音同时采用廖汉波的拼音系统与国际音标的系统，其顺序是汉语音译在前，廖汉波的拼音系统其次，最后是国际音标。感谢廖汉波对导言所涉及的所有德靖土语拼音的补充与校正。

部湾流域等地区的。不同上述两个区域研究的是，本专辑收录的论文都是研究者各自课题计划下的成果，而非基于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在没有一个出版计划或者学术会议作为前提的情况下，拥有不同研究兴趣的撰稿者采取不同视角对一个区域进行研究。其中，既有“学院派”的研究人员与研究生，也有来自民间的研究者；既有在德靖地区出生成长的本土学者，也有来自异文化的研究者。他们的学科背景不同，所受的专业训练也不一样，但是在资料收集上，都采取了田野调查的方法。换句话说，本专辑收录的文章，均强调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无论撰稿人的出身与学科训练背景为何，他们或者在德保、靖西、那坡或周边的一带进行过田野调查工作，或者本身就长期沉浸在当地的文化中并对壮族的历史、社会、文化和语言抱有浓厚的兴趣。本专辑收录的论文内容也颇为丰富，涉及人观、仪式、民间宗教、服饰、山歌、戏剧、历史上的行政制度、德靖壮语现状与壮泰地名文化等多个主题。这些论文显示：目前关于德靖台地的历史研究相对缺乏，语言研究正不断深入，文化研究，尤其是仪式方面的调查成果比较丰富，研究视角也比较多元。

需要说明的是，本专辑只收录了德靖台地研究的部分成果，尤其是近期成果，远未能呈现这一区域的整体性。因此，本导言将这些论文纳入德靖台地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的总体背景中，以5部分依次介绍，同时引述前人的相关研究，希望可以凸显这一区域的特色及其作为一个研究单位的意义。第一部分，结合潘其旭关于“那”地名的论文介绍德靖一带自然地理，说明德靖台地石灰岩地形中“弄”luengh [luŋ⁶]与“峒”doengh [tɕŋ⁶]的地形分类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进而影响了文化活动与人群分类。由于本专辑并没有收录与德靖台地历史直接相关的论文，第二部分从韦顺莉关于与之相邻的大新一带历史上的“汉堂流官制度”的论述引申出对德靖台地土司历史的简单介绍，尤其是白耀天与谷口房男的相关探讨。第三部分是关于德靖台地语言语音系统与方块壮字研究的介绍。最后两部分则是关于文化的探讨，包括从仪式活动、仪式专家、民间信仰等方面来探讨人观与民间信仰的改变以及对山歌、地方戏曲及当代“黑衣壮”服饰文化的研究。

“弄”、“峒”与“那”地名

本专辑收录了出生于德靖台地的著名壮学专家潘其旭关于“那”地名的论文。该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那”字地名在壮语与泰语的使用，以说明壮泰是同源的。作者采用家乡德保话与泰国部分区域的泰语做比较，发现二者有很多相似的词汇。在壮语与泰语中，“那”*naz* [*na²*] 都是指水田。用水田作为地名的标记，反映的就是共享的地名文化与生产方式。除地名外，两种语言中关于稻作农业生产和稻米加工食品的词汇也相近，节庆与仪式活动与稻作生产同样息息相关。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稻作农业生产如何反应在“那”字地名与其他相关的词汇以及风俗、习惯与信仰上。

在德靖台地，与“那”相对的是“列”*rayh* [*hrei⁶*; *rei⁶*]，主要用以种植玉米、红薯等旱地作物，故可译为旱地。谈到“那”与“列”的分类，则首先要从“峒”与“弄”说起。

从地理上看，广西西南部德保、靖西、那坡一带往北、东、南3个方向的海拔都比其低矮，西边则连着云贵高原的东麓，是一个隆起的台地。台地上以喀斯特地形著称，有“峒”与“弄”两种相对的地形。“峒”指的是有水源灌溉的山间谷地，地理学上称峰丛盆地，“俛”话称为“峒”，简单地说是水田区，即“那”。“弄”指的是无水源灌溉的谷地，地理学上称峰丛洼地，“俛”话称为“弄”，简单地说是旱作区，即“列”。水田区以稻作生产为主，17世纪引进美洲作物如玉米、甘薯后，其人口快速增长，部分人口从适合水稻种植的峒场迁往比较缺水的旱地区，以种植玉米为生。

水田区与旱作区分得很清楚。《靖西壮族社会文化的人类学考察》^①一文的田野调查点就涵盖了这两类地形：一个是位于靖西东南部水田稻作农业区的化峒镇，另外一个位于该县西北旱地农作区的吞盘乡。笔者曾经在靖西县两个旱作区进行过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人关于人群的分

^① 吴国富、范宏贵、谈琪等编撰：《靖西壮族社会文化的人类学考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增刊），137~229页。

类与地形分类有关。在位于新甲乡的贵水村^①，人们有到化峒一带水田区帮忙插秧或者收割的经验。根据他们的说法，水田区的水田太多了，当地人做不完，所以旱作区的人就去帮工。相比之下，他们则仅依赖雨季的雨水种一季稻子，一旦雨水充足，就是晚上也要连夜拿手电筒耙田。禄峒乡小红村大巴屯^②也是一个位于旱作区的村落，据说其祖先就是从水田区来到旱作区开荒后落户的。旱作区的人会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说，水田区有什么好，脚要成天泡在水里面。水田区的人则会认为，旱作区就是吃玉米的地方。在德保县，旱作区古寿乡常常被用来作为“穷乡僻壤”的代称，带有贬义。

尽管玉米的引进与种植使得部分人群能够移居缺乏水源灌溉的“弄”，但稻作生产以及围绕稻作生产展开的仪式与习俗仍是德靖台地的主体文化。也就是说，德靖台地也同属于壮学界所探讨的“那文化圈”，即水田稻作文化圈的范围。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住在“弄”里的人，其中以“黑衣壮”最受关注，其他人群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土司制度与汉堂流官

在历史研究方面，本专辑收录了韦顺莉关于“汉堂流官”的文章。该文是基于与德靖台地相邻的大新一带的经验，在凸显了德靖台地历史研究相对缺乏的同时，亦可提供另一视角，将我们引入对该区域土司制度及研究的考察。

从宋末到清初，德靖台地一直施行羁縻与土司制度。作为北宋时期侬智高起义的根据地之一，这里曾引起朝廷的关注。从南宋到元代，来自越南北部七源州的岑氏家族势力在这一带崛起。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岑从毅夺取了依氏的归化州（在今广西那坡县）。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岑从毅被提升为镇安路总管，下辖九州岛，但

① 贵水村为假名。

② 小红村大巴屯也是假名。

实际上只领镇安一州（在今广西那坡县）^①。元朝末年，镇安路的土总管是岑天保，他于元明交替之际占据了黄氏的冻州（在今德保县），把府治从镇安（即那坡县）移至冻州，又夺取了安德州（今靖西县安德镇）与归顺州（今靖西县中南部和大新县下雷）。^②但岑天保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对镇安的民生也是比较关心而且是有所建树的。因此，直至今日，在德保县城与附近村屯的祭祀活动中，他仍作为一个地方神被祭祀（见周羽一文）。

明朝期间，岑天保的子孙分掌镇安府（府治在今德保县城）、归顺州^③（州城在今靖西的旧州与县城）与镇安洞（治今那坡县城）。根据岑氏族谱：永乐十七年（1419年），镇安府以岑志刚第二子岑永福为归顺洞洞长，岑永福子岑瑛立下战功后，归顺由洞升为州。^④透过谷口房南与白耀天以其他史料佐证对照后，说明了岑天保的子孙辈在德靖一带的分布如下：岑天保的儿子岑志刚与其长子岑永寿在镇安府，岑志刚二子岑永福在归顺州，岑天保的另一子岑志英则在镇安洞。^⑤

明一代，也是岑氏兄弟叔侄之间纷争不断的时期。事例之一：岑天保的孙子岑永寿把土官知府的位置让给宠爱的次庶子岑元气以后，引起了元气庶长兄岑祖德的不满，于是岑祖德在景泰（1450—1456年）初找来了广南依氏兵把岑元气与其子岑壁杀了，明朝出面干预，岑祖德逃到镇安洞躲藏。^⑥事例之二：上面提到立了军功的岑瑛之子岑璋（即瓦

① 白耀天：《百色壮族岑氏首领兴衰史略》，载李富强主编：《中国壮学》第二辑，142~14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在《那坡县古建置沿革考》（载《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2期，第45页），李家发归纳出“今那坡县境，北宋初为广源州勿阳峒地，熙宁六年（1073年），以勿阳峒升置归化州，南宋景定三年（1073年）改称来安州。约在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十八年（1283年）间改名镇安州，为镇安路军民总管府治所在。明初设镇安土州，永乐年（1403—1424年）以后降为镇安峒，隶镇安土府。”

② 白耀天：《百色壮族岑氏首领兴衰史略》，见李富强主编：《中国壮学》第二辑，150~15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③ 镇安府以岑瑛为洞长。归顺州曾两次升为直隶州，一次是明嘉靖（1522—1566年）初，另一次是在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

④ 谷口房南、白耀天编著：《广西土官族谱集成》，304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⑤ 谷口房南、白耀天编著：《广西土官族谱集成》，302~305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⑥ 谷口房南、白耀天编著：《广西土官族谱集成》，300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氏夫人的父亲)，在嘉靖五年（1526年）帮助明朝诱杀自己的女婿（即瓦氏夫人的丈夫、田州土司岑猛），^① 他的儿子岑瓚联合岳父，即田州土目卢苏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挖了镇安土官岑真宝父母的坟。^② 事例之三：天启七年（1627年），镇安土官岑吉祥联合安南高平（今越南）莫敬宽，攻破归顺州城，杀州官岑大伦于马隘（今德保县马隘乡）。^③

Barlow 认为，明朝时期土官彼此纷争是因为汉人或者中央王朝将嫡庶分得相当清楚的继承制度以及汉人强调父系继承的传统，与壮族同时重视母方与父方氏族双方关系的概念互相冲突所导致。^④ 这一论点相当具有说服力。中央王朝对宗支图本的要求，使土司家族开始以汉字纂修族谱。在逐渐认同中央王朝父系价值观的同时，土司也免不了被迫步入改流的行列。镇安府作为广西境内最晚改流的一个土府，于雍正七年（1729年）改流，归顺州也于雍正九年（1731年）间完成“改土归流”，小镇安与湖润寨也在乾隆年间改流完毕。^⑤ 从此，中央王朝在制度层面上完全掌控了这一地方。

总之，无论是北宋以后侬氏势力的被削弱、元以来岑氏土司的势力扩张、清前期所经历的“改土归流”过程，还是民国成立之后施行的同化政策等，都构成了中央势力向这个位于帝国边缘的台地依次进入的一个过程。在这期间，不管是土司家族从明代开始书写族谱宣称自己是外来的统治阶层，还是清代大批粤客商到德靖一带落户后土著化、操西南官话的汉人移居到那坡石山地区后成为“高山汉”，或是民国时期一般“土人”认为祖先为外来而宣称自己是汉人等，都是中央在地方的

① 广西靖西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靖西县志》，1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广西靖西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靖西县志》，1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③ 广西靖西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靖西县志》，1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④ Jeffery Barlow, "The Zhuang Minority in the Ming Era", *Ming Studies* 28 (1989): 15-46.

⑤ 谷口房南、白耀天编著：《广西土官族谱集成》，670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一个权力展示。^①

以上是对德靖台地的历史所做简单的回顾。汉人官员的诗文集与地方志书提供了从中央王朝的角度了解这一时期德靖地区历史社会的文字材料。镇安府“改土归流”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就任知府的赵翼（1727—1814年）是有名的史学家与文人，透过他的笔记与诗集，可以看到一个汉人官员对一个非汉地区的观察，其中对当地土俗与自然地理的记录，让我们可以了解镇安府在清朝前期的状况。^②修地方志展示了中央对地方的一种控制。清代镇安府的地方志，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傅聚纂修与光绪十八年（1892年）羊复礼修的两个版本。归顺（直隶）州有何福祥纂修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抄本和颜嗣徽纂修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本。^③

对于这一区域历史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白耀天和谷口房男。他们研究的基础，主要是官方史料、地方志书、地方碑文、文人笔记与土司家谱等材料。白耀天认为，道光版《归顺直隶州志》中记载的“南宋义士张天宗”，是当时归顺州文人的一个造神运动。^④州志记载张天宗是南宋时文天祥的部将，逃到归顺地区，进行开垦与教化。^⑤换句话说，归顺州在南宋末年以前是蛮荒之地。据他考证，今日的靖西旧州在宋朝时名为“贡峒”，峒主也姓张，是土著首领张元武。当时，夹带着

① 关于壮族土司族谱中攀附中原的望族名人或者宣称自己为南下征讨蛮族后代的说法，可见谷口房南、白耀天编著的《广西土官族谱集成》第一部分的讨论（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1~58页）。黄海海编的《靖西县志》（油印本，1948，20页）中，在谈到靖西不同姓氏的来源时，根据碑牒或者听老人家讲述，许多姓氏是来自广东海南县。根据笔者的田野访谈经验与族谱收集资料，有提到广东海南县，也有提到广东梅县等地的。同时还谈到种族的组成，其中有，“县属非汉族，一曰獞、一曰是依，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一，多分布于县之西北区”，也就是说，当时大部分的靖西人都认为是汉人，非汉族仅占极少数。

② 根据黄海云《赵翼镇安府诗文研究》，赵翼的诗集《瓯北集》中，与镇安府相关的诗有66题96首；笔记《檐曝杂记》中与镇安府有关的有24则。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42页。

③ 乾隆二十一年版的《镇安府志》共8卷，分成4册，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光绪十八年的《镇安府志》，1967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道光二十八年《归顺直隶州志》，1968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

④ 白耀天：《切勿以假充真，伪造历史愚弄人——“南宋义士张天宗”辨》，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2），45页。

⑤ 何福祥编纂的《归顺直隶州志》“沿革”一节有对张天宗如何开辟归顺地区的记载（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37~42页）。

汉文化的道教信仰也已经传入西南疆，这里的交通并不闭塞，贡峒峒主作为左右江峒首，还要兼职做招马官，替南宋王朝处理向大理国购马事宜。^① 白耀天亦引用云南的志书，其中记载云南人来到靖西一带，也发现这里的男子懂华语。^② 白耀天透过这些史料告诉我们，靖西一带在宋时期并非蛮荒之地，也并不是靠清时虚构的南宋义士张天宗才得到汉文化教化与生产技术的。德保县城郊的百粤坡古道上深深的马蹄印，显示过去马帮贸易活动曾极盛一时，这也间接证明了德靖地区与外界来往的频繁性。^③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对帝国边缘族群施行的一种政策与制度，相关研究一直是壮族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④ 但现有成果显示，大部分研究重视的是土司制度中土官的部分，而较少对流官的关注。韦顺莉的文章从政治制度面来谈清时期在今大新境内原土司管辖地区汉堂流官设置的情况与对地方产生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⑤ 该文认为，流官的正面影响是：有些贤能的官员减轻了很多土民的劳役负担，并且兴办教育；其负面的影响是：有些官员承袭了土官的一些不良习性，下乡巡视要乡民款待并要求其自带粮食去服劳役，在一些土流并置的地区，土民要负担土官与流官两方的夫役。作者认为汉堂流官政权机制与原来土司的政权机制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汉官由朝廷委派，但是衙内的组织与基层人员大多仍为当地望族。换句话说，制度的改变，不一定改变地方势力原来的结构。韦顺莉研究区域在现在的大新县，从今日的行政区划看来，并不在德靖台地3县的范围之内，但是从明清镇安府的范围看来，今日的大新下雷镇也属于镇安府的管辖范围，无论韦顺莉一文是否完全涵盖德靖台地的范围，其流官的研究可以平衡壮族历史研究中对土官研究的偏好，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土流并置时期，作为一个中央王

① 白耀天：《切勿以假充真，伪造历史愚弄人——“南宋义士张天宗”辩》，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2），49～52页。

② 白耀天：《切勿以假充真，伪造历史愚弄人——“南宋义士张天宗”辩》，载《广西民族研究》，1996（2），53页。

③ 与潘其旭和廖汉波口头交流。

④ 谈琪：《壮族土司制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⑤ 关于今大新地区土司的研究见 Jennifer Took, *A Native Chieftaincy in Southwest China: Franchising a Tai Chieftaincy under the Tusi System of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

朝中介者的流官是如何对地方产生影响的。

俛依语与“生字”

德靖台地壮人通行的语言，在中国的语言学分类上被称为“壮语南部方言的德靖土语”，在国际上则被归入“台语支中部组”（Central Tai Group）。德靖一带的语言与人群是相互对应的，人们通常自称为土人 Goenz - Toj [kɔn²t^ho³; kən²t^ho³]，说土话 Gangj - Toj [kaŋ³t^ho³]。其中，通行的语言是所谓的俛话。如果再细分的话，又可以根据 3 个县历史上行政名称的不同，把德保俛话称为俛府 Iang - Fouj [ʔjaŋ¹⁻²fou³]，府取自于镇安府的府，靖西俛话称为俛城 Iang - Sleengz [ʔjaŋ¹⁻²θəŋ²]，“城”应该是取自州城的“城”，那坡俛话称为俛州 Iang - Zou [ʔjaŋ¹⁻²tsou¹]，那坡原本是州一级的行政区。此外，靖西县境内还有其他 6 种话：依安 Noengz - An [nɔŋ²ʔan¹⁻²]、左州 Zajzou [tsa³tsou¹]、省 Slengj [θeŋ³]、仲 Zungh [(tsuŋ⁶]、依 Noengz [nɔŋ²]、锐 Luij [ʔjui³]。^①

语言的多样性与人群的流动是相关的。例如，说左州话的人群，应该是从左州一带移民来靖西的后代，而“锐”其实是壮语北部方言。换句话说，语言其实可以反映出历史的一个过程。语言又跟文化活动息息相关。例如，不同的山歌调要使用不同语言来演唱，德保山歌就必须用俛府话来演唱，靖西下甲山歌要用俛城话来演唱，而那坡俛人唱的伦，要用俛州话来唱。另外，在口传仪式中，不论仪式专家本身是说什么话的，仪式唱词都得用俛话来念唱。根据仪式专家与热心参与仪式活动的妇女解释，这是因为仪式专家的祖师是说俛话的。

① 根据广西靖西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的《靖西县志》，靖西县境内通行的语言称为“仰话”，使用人口占人口的 80%，另外 20% 的人口是说“宗”、“隆安”、“锐”、“省”、“左州”、“府（德保）”、“农” 7 种方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 743 页）。本文所用的音译与县志的音译略有不同。根据与靖西少数民族语言办公室人员的口头交流，他们认为“左州”与“隆安”是来自今崇左市与隆安县的移民。根据廖汉波所掌握的语言材料与笔者个人的观察，操左州话的人应该是来自古左州的范围，但隆安县的成立是晚近的，且尚未有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证明人群与语言的关系，因此用“隆安”作为该语言的音译恐有误解。

关于这一带的语言,曾有两位语言学前辈进行过基础研究。20世纪30年代,李方桂在百色收集整理天保话的语言材料,并将其音系整理出来,于1970年以《天保土歌——附音系》一文在台湾出版;郑贻青也在1996年出版了《靖西壮语研究》的专著。^①李方桂的论文刊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上,有鉴于在中国内地取得此期刊的不易,本专辑转载此文。该文的学术价值有下列几点:第一,这篇文章收集的语料是将近七十年前的,可以提供后来的研究者作为比较的资料;第二,天保(德保)的音系与郑贻青的《靖西壮语研究》可以互为补充;第三,德保山歌与方块壮字的研究者亦可参考该资料。

本专辑收录的廖汉波《台语支中部组俛依语(德靖土语)音系概况与拼音方案详解》一文,在对这两份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比标准壮文更完整的壮语拼音系统。作者指出了现行的拼音壮文没有办法普及的社会原因与技术性问题,尝试在李方桂与郑贻青研究的基础上,透过拟构原始的德靖土语音系,制定统一的俛依话拼音,作为改良壮文拼音系统的参考。作者的拼音方案更适用于记录德靖一带村与村都有些许差异的俛依语,为在这个区域进行研究的学者的俛依语词汇注音提供了除国际音标外的一个选择,也改变了研究者用标准壮文不能记录德靖方言的窘境,更为相关研究单位与语言政策施行者提供了一个方法上的参照。

与廖汉波试图提出一个在当代可以通行的拉丁字母拼写俛依语的系统不同,戴忠沛的硕士论文^②所探讨的是一套已经流传久远的方块壮文系统。上文提到了明时期“男子能华语”的现象,但并无法知道当时华语普及的状况。戴忠沛的硕士论文呈现了以汉字为基础的方块壮字在德靖一带的使用情况,它多少反映出德靖一带汉字使用的由来已久。方块壮字在当地被称为“生字” sley - ndeep [θøŋ¹?dæp⁷; θəw¹?dɪp⁷],也就是未发展成熟的文字,它的读写依赖于汉文、汉语。换句话说,除非要先了解汉文与汉语,否则当地壮语是不能够使用这套系统的。在当地社会中,汉人惯用的文类通常采用汉文书写,方块壮字只被用来记载

① 李方桂:《天保土歌——附音系》,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0(30),1~22页;郑贻青:《靖西壮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6。

② Tai Chung-Pui (戴忠沛), Literacy Practices and Functions of the Zhuang Character Writing System.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2005.

丰富的口传传统。

德靖语言与文字研究的后继者已经考虑其提出的拼音方案与过去传写的方块壮文所承载之壮语语言与文字实际的社会状况，而不是将语言或者文字抽离社会现况与历史背景。不过，语言与文化活动的关系，如上述峽依语作为仪式语言与不同山歌体裁采用不同峽话的现象，以及德靖台地内那些非峽话的语言所反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过程，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人观、仪式与民间宗教

就整体而言，壮族宗教的研究偏向于男性仪式专家。其中，师公的研究与雉文化研究相关且有国际研究经费的支持，麽公的研究与布洛陀诗经研究相关，因此都有相对比较丰硕的成果。^① 相比之下，关于道公的研究则比较少。^② 笔者以为，这是因为道教被视为是汉人的宗教，而较少得到壮族宗教研究者的青睐。^③

以女性为多数的口传仪式专家，通常被称为仙婆、巫婆，在德靖土语中称为 mehmoed [me⁶mo⁸ɬ¹]，北壮地区则称为“牙禁”yahgimq [ja⁶kim⁵]。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正在不断的增加。在整个壮族地区，口传仪式专家研究的先行者是原靖西县博物馆馆长凌树东。^④ 笔者对这类仪式专家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最初就是在他的协助下进

① 黄桂秋：《壮族麽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杨树喆：《师公、仪式、信仰——壮族民间师公教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② 尽管道公的研究缺乏大型计划的支持，但海力波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与许晓明的硕士论文《汉传道教之重构：壮族道教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都是与道教直接相关的研究著作。张江华也以《道公与壮族社会：以广西右江陇人为例》为题，于2005年12月14日在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进行过演讲。

③ 关于这一观点，笔者已另撰文《从广西靖西壮族口头传承仪式专家的田野调查谈壮族宗教分类》，见袁鼎生主编：《百越论丛》（第二辑），38~4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④ 凌树东：《壮族宗教信仰辨析——壮族信仰巫教说》，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40~46页；载《壮族巫教的传承及其组织流派》，1993（3），84~90页；《壮族巫术剪纸符号述议》，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4），29~34页。

行的。^① 2004 年开始, 萧梅从音乐、仪式与信仰体系三者的互动关系探讨了靖西魔仪(口传仪式专家的仪式)。^② 近年来, 黄桂秋与依兵合作研究调查德靖一带的各类仪式活动, 已经发表 3 篇相关的论文。^③ 除此以外, 魏捷兹也在靖西县禄峒乡平江峒一带进行过仪式研究。^④ 莫莉的硕士论文则是以靖西巫师的仪式剪纸为研究对象。^⑤

本专辑有 3 篇文章涉及德靖台地的仪式、仪式专家以及仪式所建构出来的人观, 包括灵魂的构成与两性的关系。其中, 海力波揭示了德靖台地道公的宗教知识与宇宙观所建构的那坡黑衣壮人(“敏”人)的人观; 高雅宁是透过一个竹编容器在各类节庆与仪式中的使用, 探讨了容器内的礼物与靖西“峒”人人观的建构; 许晓明的研究则很生动地让我们看到大新下雷地区道公及其仪式在婚礼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 本专辑还收录了周羽、莫莉与何良俊的论文: 周文考察了国家大型企业进入德保村落后民间信仰所产生的变化及其对当地壮人的心理慰藉作用; 莫文则是探讨靖西巫术仪式的人形剪纸在仪式中的使用、功能与分类; 何文则是关于越南“侬”人区域的田野报告, 为德靖台地的仪式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海力波的研究, 从魂、骨与肉、名与命、日常两性分工与仪式实践等方面来说明黑衣壮人两性的区隔虽然很分明, 但是又要透出道公所主持的“传魂”仪式来克服这种区隔, 以达到两性的和谐与亡灵的再生。作者讨论了黑衣壮人“昏昆、象昆、昆甸”的灵魂观: 男人有“昏

① 高雅宁:《广西靖西县壮人农村社会中 me²¹⁴ mo:it³¹ (魔婆) 的养成过程与仪式表演》, 台北, 唐山出版社, 2002。

② 萧梅:《唱在巫路上——广西靖西壮族“魔仪”音声的考察与研究》, 见曹本治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下)》, 328~494 页,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③ 黄桂秋、依兵:《镇安故地壮族巫、公、道斋醮仪式考察》, 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 8~18 页;《镇安故地壮族女巫盖帽仪式考察》, 载《贺州学院学报》, 2007(3), 28~33 页;《镇安故地壮族巫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 载《百色学院学报》, 2008(1), 44~52 页。

④ James Wilkerson, “Anticipating Memory: Celebrating Longevity in Ludong Township, Jingxi County, Guangxi”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IL, November 1999). “Taoist Performance of Literacy among the Zhuang in the Guangxi Region, People’s Republic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magined Centers and Diverse Peripheral”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December 2006).

⑤ 莫莉:《靖西壮族仪式剪纸艺术考察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08。